

# Globethics Repository



## 希特勒旗下的神學家和現代危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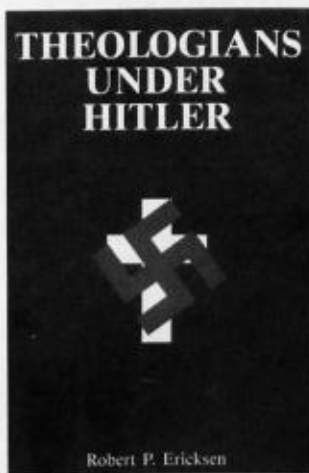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               |                                                                                                   |
|---------------|---------------------------------------------------------------------------------------------------|
| Item Type     | Article                                                                                           |
| Authors       | Chen, Jianhong                                                                                    |
| Publisher     | Logos and Pneuma Press (ISCS)                                                                     |
| Rights        | With permission of the license/copyright holder                                                   |
| Download date | 2026-07-12 02:33:51                                                                               |
| Link to Item  | <a href="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7068">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7068</a> |

## 希特勒旗下的神學家和現代危機

陳建洪（香港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博士研究生）

Robert P. Ericksen, *Theologians under Hitler: Gerhard Kittel, Paul Althaus and Emanuel Hirsch* 《希特勒旗下的神學家》，New He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245 頁。



如果問二十世紀誰最偉大，可能各人各有心中理想；如果問二十世紀誰是最壞的壞蛋，也許都會不約而同地想起希特勒。時至今日，無論站在什麼立場，誰都可以名正言順在這個代表邪惡的名字上吐上一口痰，為千千萬萬在其魔爪下受苦受難的人們出一口惡氣。但是，光靠罵大街看誰聲音大還不能真正解決問題，

因為要搞清楚這顆邪惡之星為什麼在最會用腦子的德國冉冉升起可能相當麻煩。納粹的興起不像歷史上一些大革命，先革掉大老爺們的命，再慢慢告訴你為什麼造反有理。據研究表明，德國法西斯上台之前，它在理論準備和完善方面已經辛苦了十四年之久。<sup>1</sup>

---

1. Friederick L. Schuman,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German Fascism* (德國法西斯主義

在這方面，活躍在十九世紀上半葉的海涅 (Heinrich Heine) 比諸多後見之明更有啟發。他揶揄當時法國人不明白德國，他說法國的瘋狂遠不及德國的瘋狂來得瘋，因為德國的瘋狂頗有條理；因為「發起德國瘋來，帶有一種無與倫比的咬文嚼字的神氣，令人生畏的仔細認真的樣子，並且有一種膚淺的法國呆子們所不能理解的徹底精神。」<sup>2</sup>這裏的意思或者是說，德國民族要做一件事情並不隨隨便便地隨心所欲，他們不是跟着感覺走，而是跟着理性根據走。在這個意義上，海涅稍帶自嘲地說：「德國人在憎恨時也是唯心主義者。……我們憎恨敵人內心深處的最本質的東西，也就是他們的思想。」<sup>3</sup>換個角度說，德國人最喜歡做的事情，不是隨便喂你一顆槍子兒；而是要在理論上整垮你。

海涅頗有先見之明的觀察如果沒錯，那麼在希特勒這個劊子手扣動扳機之前，十四年的理論醞釀即使不是已經大獲全勝，至少在各種聲音裏邊最為鏗鏘有力。否則便難以理解，就算希特勒可以定論為一個十足的喪心病狂，當時的德國人，尤其是最講理性的德國知識份子，難道都吃錯了藥，那麼多人都興高采烈跟着一個瘋子翩翩起舞？當年，許多德國知識份子和現在有許多不同的想法，不是把希特勒和民族社會主義理念看做是一個瘋子和一通胡話，而是看做德意志民族的得救之道，其角色意義大有直逼耶穌基督和其福音之勢。

這些知識份子裏邊，有探求真理的科學家，有治病救人的醫生，有深思熟慮的哲學家，有傳道授業的大學教

---

的政治理論》，*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28:2 (Apr., 1934)，頁211。

2. 海涅，《論浪漫派》，張玉書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頁28。

3. 海涅，《論德國宗教和哲學的歷史》，海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74，頁81。

授，有思考正義的政治思想家，還有不少堅信上帝的神學家。這些最會思考的腦子難道都同時進了水？如果不只這麼簡單，那後邊肯定還有一些理念上的問題。尤其醒目的是那些神學家，為何紛紛都主動離棄愛和公義的上帝而向魔鬼投懷送抱？更要命的是，這些神學家不是（最起碼他們腦子裏想的不是）要離棄上帝投靠魔鬼，而是以上帝的愛和公義辯此魔鬼及其理念為義。他們認為我們現在視為魔鬼化身的那個人和那套理念是上帝賜給德國民族的福音，恰恰體現了上帝對德國人的愛和公義。

埃利克森 (Robert P. Ericksen) 的《希特勒旗下的神學家》(*Theologians under Hitler: Gerhard Kittel, Paul Althaus and Emanuel Hirsch*) 所做的工作，就是要到三位知名神學家的腦子裏去，看看他們的腦葫蘆裏面賣的都是些什麼藥。這三位神學家，基特爾、阿爾特豪斯和希爾施，分別任教於三所代表不同神學路線的大學：圖賓根 (Tübingen)、埃爾蘭根 (Erlangen) 和哥廷根 (Göttingen)。基特爾是猶太教專家，且以研究《新約》與猶太教淵源關係著名。自一九二六年始一直是圖賓根的《新約》神學教授，直至一九四五年被法國人琅噉入獄十七個月，死於一九四八年六月。即使他寫的所有著作都隨時間東流去，有一樣東西仍足以令他的名字熠熠生輝，那就是他主編的里程碑式的《新約神學辭典》(*Theologisches Wörterbuch zum Neuen Testament*)。阿爾特豪斯也是《新約》行家，他於一九二五年成為埃爾蘭根的系統神學教授，翌年接替霍爾 (Karl Holl) 成為路德學會的主席。他在這個位置一呆就是三十多年，足見其路德研究方面的聲望，他以路德研究和承續德國路德宗傳統聞名。其著作《馬丁路德的神學》(*The Theology of Martin Luther*) 也於近年靜悄悄地進入中文

市場。<sup>4</sup>如果說這兩位神學家在學術方面比較專一謹慎，系統神學家希爾施的胃口顯然要大出許多。據埃利克森講，他想吸取十九世紀哲學遺產的精華為當代世界提供一個哲學—神學的社會基礎。一九二一年起便成為教會史領域的一個權威，一九三五年轉執系統神學教席。除了曾經跟霍爾研讀路德之外，他落力甚多的還有費希特和基爾克果。介紹基爾克果思想入德國，其貢獻不可小視；一九三三年出版的兩卷本《基爾克果研究》據說至今仍屬經典之作。三個人當中，數他最為多產，洋洋灑灑共有四五十本書（可能是太過用功的緣故，希爾施後來幾乎完全失明）。現在，提起二、三十年代的神學，最自然的反應可能除了辯證神學還是辯證神學。有精研德國教會與納粹關係的歷史學家認為，希爾施可能是當年德國名頭最響的神學家。<sup>5</sup>

埃利克森開篇討論了當年面臨的現代危機和神學危機。要理解希特勒為什麼會上台，必須要明白德國人那時無不視魏瑪共和國年代為危機年代。他把德國的這個危機看做是整個現代危機的一個縮影，從工業經濟、民主政治、文化相對主義和虛無主義這個大背景之下，分析了魏瑪時期所遭受的現代危機：生活節奏的速度化、政治多元化的合法化、傳統理念崩潰、理性主義分崩離析。另外，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果造成了歷史悲觀論趕跑進步信念的局面。在這個大背景之下，作者講述了神學裏邊的危機，從尋求歷史的耶穌開始講，中經自由主義神學的幾個代表人再到辯證神學對自由神學的反動。

辯證神學對自由神學的反動，根本一點是猛烈抨擊自

---

4. 阿爾托依茲，《馬丁路德的神學》，段琦、孫善玲譯，南京：譯林出版社，1998。

5. John S. Conway, God and the Germans: Political witness under Hitler (上帝和德國人：希特勒治下政治見證人)，*The Christian Century*，May 19-26, 1993, 頁550。

由神學對理性的樂觀態度。巴特大聲強調神人之間的絕對差別，強調除自上而下的神啟之外，根本上不存在自下而上、依據人的理性或神秘體驗可以通達上帝的道路。巴特強調上帝的絕對超越性到底僅涉及靈性還是有其政治思考，還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根據巴特自己的講法，一九一四年八月，九十三位德國知識份子，包括他所尊敬的神學前輩，聯名支持威廉二世的戰爭政策，令他震驚非常。他據此認識到，不能再追隨十九世紀自由神學家們的倫理學、教義學以及他們對《聖經》和歷史的理解。在他看來，十九世紀神學再也沒有任何未來。<sup>6</sup>有意思的是，蒂利希 (Paul Tillich) 在這個時候似乎還沒有這樣的覺悟，他也和當時許多有識之士一樣，歡歡喜喜上戰場，簡直就像響應上帝的召喚。<sup>7</sup>在巴特看來，現代神學在根本上出了問題，把屬神的東西當作屬人的東西來討論。他要清理自由神學的理性地基，從而讓神學聆聽上帝的話，而不是聽理性的話。

在一定程度上講，當時的神學危機體現了整個現代危機的一個方面。二十世紀初，和理性主義算總帳遠不只是神學一家，整個思想界似乎都在和理性主義過不去。海德格爾的「此在」要在哲學上瓦解現代理性個人和主體觀念，施米特 (Carl Schmitt) 的政治機緣論要和理性民主的自由主義過不去，達達主義 (Dadaism)、表現主義 (Expressionism) 等在藝術上要消解現代藝術理念。在那個時候，情勢頗似現在對民族社會主義的態度，見到理性主義及其在各個領

---

6. Karl Barth, *Evangelical Theology in the 19th Century* (十九世紀的福音神學)，載 *The Humanity of God*，Atlanta, John Knox Press, c1960，頁14。

7. 參 Wilhelm & Marion Pauck, *Paul Tillich: His Life and Thought* (蒂利希：生活和思想)，卷一，San Francisco, Harper & Row, 1989，頁40-41。

域的表現，誰都要在上面踩一腳。不過我們中國例外，看到從沒見過的民主自由和科學理性，好比天上掉下個金元寶，喜歡得不得了。

話說回來，巴特在一戰開始前就看到自由主義神學的根本危機，而許多人包括蒂利希在內，覺悟比較晚，要等到德國戰敗後才意識到需要深刻檢討理性主義諸種理念。辯證神學對自由神學背後現代理念統緒的強烈反彈，已經明明白白寫在各種教科書中間。此外，還有沒有其他的反彈路徑？從埃利克森的描述來看，至少這三位或曖昧或露骨支持民族社會主義理念的神學家，都十分明顯地對啟蒙理性持強烈的否定態度。插一句，同樣與民族社會主義理念卿卿我我的天主教神學大家亞當(Karl Adam)也對現代理性自主理念持否定態度。<sup>8</sup>Krieg認為亞當之所以會和納粹眉來眼去，與其基督論、教會論方面的神學思想無甚瓜葛，關鍵是因為拒斥理性自主觀念與其現代歷史墮落論在作怪。<sup>9</sup>但是這種解釋也不夠完滿，巴特也反對理性自主，也認為現代理性思想有致命之處，但他一開始就反對納粹。擁護納粹的這些神學家對自由神學背後的理念有一整套批評，強烈程度不亞於辯證神學，旨趣亦大相逕庭，而神學思想史鮮有捨得為這一路徑浪費筆墨。不知是這一路徑微不足道，不值一提，還是思想史眼中有樑木。

據埃利克森描述，阿爾特豪斯和希爾施兩個人都曾經和巴特針鋒相對、直接對壘，兩個人在理論上對巴門宣言和巴特神學議題都頗有微詞。巴特自己也認為哥廷根的同

---

8. 參Robert A. Krieg, Karl Adam, National Socialism, and Christian Tradition (卡爾·亞當、民族社會主義和基督教傳統), *Theological Studies*, 60 (Sept., 1999), 頁432-456。

9. 同上，頁453。



事希爾施是一個需要極其認真對待的對手。<sup>10</sup>而且希爾施可能是三十年代德國最負盛名的神學家，且不說辯證神學陣營裏的戈嘉敦(Friedrich Gorgarten)在政治取態上與這些神學家惺惺相惜。另外，蒂利希認為自己倡導的宗教社會主義有兩個對手，一個是巴特神學，另一個他名之為「宗教民族主義」，其頭號代表人物就是希爾施。<sup>11</sup>

希爾施和蒂利希關係密切，納粹上台後不久兩人關係即告破裂，相互又有爭論，故希爾施似乎也因與蒂利希的爭執而開始進入英語研究領域。<sup>12</sup>但是與哲學和政治思想領域的納粹超級擁躉相比較，神學裏的希爾施顯然落後許多。比起海德格爾和施米特在英語世界裏的強勢影響可說差了一大截，不過近年來畢竟開始逐漸受人矚目。

許是重視之故，作者以較大篇幅討論希爾施，幾近討論前兩位神學家所用篇幅之和。埃利克森分階段討論了希爾施的政治態度及其思想，間中介紹了他與巴特以及多年老友蒂利希的爭執。Stroup認為埃利克森對希爾施的討論在英語世界裏處領先地位，但表示了兩個不滿，一是文風不夠順暢，讀起來味同嚼蠟，二是無視希爾施與施米特之間的思想淵源。<sup>13</sup>他指出，希爾施十分喜歡施米特，且於一九二三年和一九二四年為施米特的著作寫了評論，包括《政治神學》和《羅馬天主教及其政治形式》。希爾施於一九

10. Eberhard Busch, *Karl Barth* (巴特), John Bowden譯, Philadelphia: Fortress, 1976, 頁134。

11. 參Tillich, *On the Boundary: An Autobiographical Sketch* (在邊界上：自傳素描), London: Collins, 1967, 頁75-76。

12. James Reimer, *The Emanuel Hirsch and Paul Tillich Debate: A Study in the Political Ramifications of Theology* (希爾施—蒂利希之爭：神學之政治歧異的一個研究), Lewiston & Queenston: E. Mellen Press, 1989。

13. John Stroup, *Political Theology and Secularization Theory in Germany, 1918 - 1939: Emanuel Hirsch as a Phenomenon of His Time* (1918-1939年間德國的政治神學和世俗化理論：作為時代現象的希爾施), *Harvard Theological Review*, 1987 (80:3), 頁359。



三四年還自稱是一個政治神學家，<sup>14</sup>看來施米特影響真不小。有意思的是，蒂利希與希爾施之間的理論別扭也公開於這一年。

哲學的海德格爾早就來了，住了一棟很大的房子，政治的施米特也來了，同樣住了一棟不小的房子，神學的希爾施還有多遠？在一般二十世紀神學思想史裏邊，他現在似乎還只能露宿街頭，將來不知道能分到多大的房子。觀念這個東西，隨時間倒來倒去，真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波普爾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裏攻擊封閉社會和集權主義理念，從馬克思一直反攻倒算到柏拉圖以及赫拉克里特。誰都知道，波普爾非常尊重而且態度認真地研究他所攻擊的這些哲學家，且不說他們在思想史上的份量可能遠非波普爾所能望其項背。那麼，第三帝國的辯護師們又如何？他們當年攻擊波普爾所鼓吹的那一套想法，勁頭比波普爾還足，腰板也很直。如今，是否不管嬰兒還是洗腳水，反正連同希特勒一起倒掉就可以拍拍屁股走人？

德國戰敗之後，俄國人抓了希特勒的「皇家法學家」施米特，又把他放了；接着美國人又把他抓了起來，扣押十八個月之後，交由紐倫堡法庭問話。面對美國審問官，施米特試圖表明他的民族社會主義要高過希特勒。被問到大屠殺的時候，他提醒審問官，基督教手裏也沾着無數條生命的鮮血。<sup>15</sup>不知道那審問官當時如何應對，這個反駁也是開明哲學家羅素質疑基督教的一個理由。淺薄如我，會自然而然繃緊眉頭說，那只不過是歷史的錯，是一個偶然，基督教是教人愛的，不信你可以看看《聖經》和神學教

---

14. 同上，頁338以下。

15. Mark Lilla, 'The Enemy of Liberalism (自由主義的敵人)', *The New York Review*, May 15, 1997 (44:8), 頁38。

導。後來想想，這豈不是中了施米特的招？因為他會接着狡辯說，希特勒也不過只是歷史的錯，是一個偶然，我的學說沒有傳授殺人秘訣，不信你可以看看我寫的書。

施特勞斯 (Leo Strauss) 在講如何開始研究中世紀哲學的時候，批評現代學術的傲慢，即現代研究者總以為自己或自己所處時代比古代哲學家更理解他們自己。他告誡中世紀哲學的學徒要放下傲慢的現代架子，虛心鑽進中世紀哲學家的著作裏，求教於他們，而不是滿足於一些現代皮毛，儘管中世紀哲學學徒注定是一個現代人。他以為，許多東西，從現代哲學裏學不到，只能從前現代、非現代思想家那裏才學得到。<sup>16</sup>當然，施特勞斯這裏勸告的是中世紀哲學學徒，而不是民主理念信徒。不過，民族社會主義的各路知識擁躉假如聽到施特勞斯的這番話，也許會狡猾地對其民主理念審問官嘀咕說：你應該先洗洗腦，拋開自以為高人一等的傲慢，虛心地去念念我的書，會找到一些在你的字典裏沒有的東西。

---

16. Leo Strauss, 〈如何着手研究中世紀哲學〉，周園譯，《道風：基督教文化評論》，2001（14），頁121-142。

**Blank      Page**

此頁為空白頁